

# 唐隱太子建成軍功考

李樹桐

## 一 引言

舊唐書卷六十四隱太子建成傳說：

及劉黑闥重反，王珪魏徵謂建成曰：「殿下但以地居嫡長，爰踐元良，功績既無可稱，仁聲又未遐布。……」

同傳又說：

太宗乃射之，建成應弦而斃。……建成等兵遂敗。高祖大驚，謂裴寂等曰：「今日之事（指玄武門之變）如何？」蕭瑀陳叔達進曰：「臣聞內外無限，父子不親，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建成元吉，義旗草創之際，並不預謀，建立已來，又無功德。……」

傳後贊曰：

有功曰祖，有德曰宗，建成元吉，實爲二凶，中外交構，人神不容。

假設王珪、魏徵、蕭瑀、陳叔達所說的話爲真，則隱太子建成是無功績可言的。史官所贊如果正確，則建成爲所謂「二凶」之一，是人神不容的。但「成者王侯敗者賊」，是人們向來所難免的觀點。建成是玄武門事變中的失敗者，史官記載其事，不無掩功益過之嫌。現在假設真的認爲建成毫無功績，和唐初其他一些史實，還會發生不可解的矛盾。建成究竟有沒有軍功？如有，有那些？茲試考之。

## 二 平西河克長安的軍功

舊唐書高祖本紀載：

六月甲申，命太宗將兵徇西河，下之。

同書太宗本紀載：

及義兵起，乃率兵略徇西河，尅之。

倘若這記載不錯，則平西河並非建成之軍功。

唐隱太子建成軍功考

(108)

舊唐書卷六十四隱太子建成傳說：

建成至（太原），高祖大喜，拜左領軍大都督，封隴西郡公，引兵略西河郡，從平長安。

據此，建成曾經引兵略西河的。記載既彼此矛盾，究竟建成曾經略西河沒有呢？

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一說：

帝（指唐高祖）曰：「西河繞山之路，當吾行道，不得留之。」六月甲申，乃命大郎（建成）二郎（世民）取之。除程命實三日之糧。時文武官人並未署置，軍中以次第呼太子秦王爲大郎二郎焉。臨行，帝語二兒曰：「爾等少年，未之更事，先以此觀爾所爲，人具爾瞻，咸宜勉力。」大郎二郎跪而對曰：「兒等早蒙弘訓，稟教義方，奉以周旋，不敢失墜，家國之事，忠孝在焉。故從嚴令，事須稱旨，如或有違，請先軍法。」帝曰：「爾曹能爾，吾復何憂。」于時，義師初會，未經講閱，大郎等慮其不攻，以軍法爲言。三軍聞者人皆自肅。兵向西河，大郎二郎在路，一同義士，等其甘苦，齊其休息，風塵警急，身即在前。民間近道菓菜已上，非買不食。義士有竊取者，即遣求主爲還價，亦不詰所竊之人。路左有長老或進蔬食壺漿者，重傷其意。非共所見，軍人等同分，未嘗獨受。如有牛酒饋遺，案與來者，勞而遣之曰：「自隋法也，吾不敢。」頗慮前人有限，遂爲終日不食以謝之。於是將士見而感悅，人百其勇。至西河城下。大郎二郎不甲親往喻之。城外欲入城人無問男女小大，並皆放入城內，既見義軍寬容至此，咸思奔赴。唯有郡丞高德儒執迷不反。乙丑，以兵臨之，飛梯纔進，衆皆爭上。郡司法書佐朱知瑾等從城上引兵而入，執德儒以送軍門……仍命斬焉，自外不戮一人，秋毫不犯，往還九日，西河遂定。師歸，帝聞喜曰：「以此用兵，天下橫行可也。」是日即定入關之策。

考大唐創業起居注（以下簡稱創業注）爲溫大雅所著。大雅是唐高祖起義後的大將軍記室參軍，專掌文翰，創業注所記，多係他親見或親聞的記錄。而且取西河之時，高祖命溫大雅之弟大有與建成世民偕行。（創業注通鑑均有記載），大雅縱未全部親見，亦必聞之於乃弟，所記當是實情。更重要的，以後太子建成和秦王世民不睦時，秦王命大雅鎮洛陽，可知大雅是接近秦王的。倘若取西河時，建成不曾參加，溫大雅決不會把建成參加進去以分秦王之功。所以大雅所記是可信的。相反的，舊唐書之作，大多根據高祖太宗實錄。而實錄是太宗於貞觀年間令許敬宗所作的。許敬宗修實錄時的態度，是「輒以己愛憎，曲事刪改。」（據舊唐書許敬宗傳）如此，溫大雅的創業注，較之淵源於實錄的舊唐書，可靠的多了。

通鑑卷一百八十四，義寧元年六月「西河郡不從淵命，甲申，淵使建成世民將兵擊西河」文下，司馬光加考異曰：

創業注云：「命大郎二郎率衆討西河」，高祖太宗實錄但云：「命太宗徇西河。」蓋史官沒建成之名耳。唐殷嶠傳：「從隱太子攻西河。」今從創業注。

是司馬光已考出「史官沒建成之名」來了。

唐鑑卷一，隋大業十三年載：

高祖使建成世民將兵擊西河郡，攻拔之，執郡丞高德儒。

建成具有攻拔西河的軍功是無可置疑的了。

關於唐高祖攻克長安事，新唐書高祖本紀記曰：

十月辛巳，次長樂宮，有衆二十萬，隋留守衛文昇等奉代王侑守京城，高祖遣使諭之，不報。乃圍城……十一月丙辰，克京城。……

鑑通卷一百八十四義寧元年載：

甲辰，李淵命諸軍攻城，約毋得犯七廟及代王宗室，違者夷三族，……十一月丙辰，軍頭雷永吉先登，遂克長安。

倘若以上的記載確實，唐高祖的攻克長安，與建成絕不相干，他那裏有軍功可言？

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二說：

十月辛巳，帝（指唐高祖）至壩上，仍進營，停於大興城春明門之西北，與隴西燉煌二公諸軍二十萬會焉。……辛卯，命二公各將所統兵往援。京城東面南面，隴西公（建成）主之，西面北面，燉煌公（世民）主之。……十一日（月之誤）丙辰味爽，咸自逼城。帝聞而馳往，欲止之而弗及。纔至景風門，東面軍頭雷永吉等已先登而入。守城之人分崩。……

根據以上記載，則先登而入長安城的，是建成的東面軍頭雷永吉。也就是建成具有攻克長安的軍功。

在兩種記載不同時，需要考察那一種記載比較可靠，創業注之價值，前已論定。新舊唐書和通鑑的取材，大致根據高祖太宗實錄。實錄所記多失真實，已爲史家定論。理由詳見於拙作李唐太原起義考實等文，茲不多贅。

創業注既較淵源於實錄的新舊唐書和通鑑爲可信，則建成實具有克長安的首功，已屬可信。

通鑑卷百八十四，義寧元年，「十一月丙辰，軍頭雷永吉先登」之下，司馬光加考異曰：

唐高祖實錄作雷紹，今從創業注。

據此，更可進一步的明瞭實錄掩沒建成軍功的方法，是將雷永吉改爲雷紹，而且不書明屬於建成的東面軍，致使雷紹和建成脫了節。本源既明，建成具有首克長安的軍功，是絕對可信的事實。

### 三 備突厥平稽胡的軍功

舊唐書高祖本紀武德三年載：

秋七月壬戌（初一）命秦王率諸軍討王世充，遣皇太子鎮蒲州以備突厥。

新唐書高祖本紀武德三年載：

七月壬戌，秦王世民討王世充；甲戌（十三日），皇太子屯於蒲州以備突厥。

由以上兩條記載合起來看，遣皇太子的命令，雖於七月一日和命秦王的命令同日發出，但是及至皇太子到達蒲州時，已是七月十三日了。

在這兩條記載之後，無論舊唐書、新唐書、或通鑑等書裏的每一條記載，都很難看出建成有軍功來。因為實錄是有意掩沒建成之功的，前面已作定論。在淵源於實錄的諸書裏，不容易找到建成的軍功，自屬當然。要考建成有沒有軍功？必需先從當時的環境和建成的任務以及職權等問題着眼。茲依次研究如下：

在隋末唐初，突厥是據有中國北境的強大勢力。唐高祖起義時，曾向突厥借兵。突厥恃功驕橫，恣求無厭。高祖以中原未定，每優容之。唐的目的在求逐步統一，而突厥則希望中國分裂混亂，以便它從中取利。突厥嘗以兵力幫助割據中的羣雄，如梁師都、劉武周等，並且給以封號，目的就在此。

舊唐書卷五十六梁師都傳說：

及劉武周之敗，師都大將張舉劉曼相次來降。師都大懼，遣尙書陸季覽說處羅可汗曰：「比者中原喪亂，分爲數國，勢均力弱，所以北附突厥。今武周既滅，唐國益大，師都甘從亡破，亦恐次及可汗。願可汗行魏孝文之事，遣兵南侵，師都請爲鄉導。」處羅從之。

突厥處羅可汗所以聽從梁師都的話，目的就是阻止唐帝國的統一。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四上突厥處羅可汗傳說：

隋煬帝蕭后及齊王暕之子政道陷於竇建德。（武德）三年二月，處羅迎之至於牙所，立政道爲隋王。隋末中國人在虜庭者，悉隸於政道。行隋正朔，置百官，居於定襄。

這又是處羅可汗分化中國陰謀的實行。

通鑑卷一百八十八，武德三年六月載：

武周既敗，是月處羅至晉陽，總管李仲文不能制，又留倫特勒使將兵數百人，云助仲文鎮守，自石嶺以北皆留兵戍之而去。

同書同卷同年秋七月又載：

壬戌（初一）詔秦王世民督諸軍擊世充。……

癸亥（初二）突厥遣使潛詣王世充，潞州總管李襲譽邀擊敗之，虜牛羊萬計。

驃騎將軍可朱渾定遠告并州總管李仲文與突厥通謀，欲俟洛陽兵交，引胡騎直入長安。

甲戌（十三日）命皇太子鎮蒲反（坂）以備之。又遣禮部尚書唐儉安撫并州。暨（暫）廢并州總管府，徵仲文入朝。

根據以上諸條記載，可知在秦王世民東擊王世充時，突厥與王世充溝通。處羅可汗在石嶺以北留兵戍守。并州總管李仲文爲突厥所制。他們有乘機直襲長安的企圖。正在這時，建成鎮守蒲州，以備突厥，他的責任當然在防止突厥南下和王世充溝通，並且防止突厥和李仲文的西寇，以鞏固京師長安。

舊唐書高祖本紀載：

秋七月壬戌，命秦王率諸軍討王世充，遣皇太子鎮蒲州以備突厥。

對秦王已書明「率諸軍」，對皇太子則未有「率諸軍」字樣，究竟皇太子的職權怎樣？史官既有意給略掉，只有從此事以前和以後的史事考察推斷。

舊唐書高祖本紀義寧元年六月載：

癸巳，建大將軍府，并置三軍，分爲左右，以世子建成爲隴西公，左領大都督，左統軍隸焉。太宗爲燉煌公右領大都督，右統軍隸焉。

通鑑卷一百八十四義寧元年九月載：

丙寅，淵遣世子建成司馬劉文靜帥王長諧等諸軍數萬人，屯永豐倉守潼關以備東方兵。慰撫使竇軌等受其節度。燉煌公世民帥劉弘基等諸軍數萬人徇渭北，慰撫使殷開山受其節度。

由此可知在高祖起義後，建成世民即同樣爲高祖以下的統帥，所領軍隊多至數萬。

舊唐書高祖本紀義寧二年（即武德元年）載：

春正月戊辰，世子建成爲撫寧大將軍東討元帥，太宗爲副，總兵七萬（通鑑稱十餘萬人），徇地東都。

據此可知那時建成已是至少七萬軍隊的元帥，而且鼎鼎大名的唐太宗，那時還是建成的副元帥。及武德元年六月七日，建成被立爲太子。他的地位，較作世子時，只有更重要。那時，他們兄弟間尙沒有失和，建成沒有過失，他的職權，於理決不至

(112)

於降低。(所謂高祖欲廢建成立太宗之說，實係史官以後偽造，參閱拙作唐高祖三許立太宗辨偽——見師大學報第六期)

舊唐書高祖本紀武德四年正月載：

辛巳，命皇太子總統諸軍討稽胡。

通鑑卷一百九十武德五年十一月載：

甲申詔太子建成將兵討黑闥，其陝東道大行臺及山東道行軍元帥，河南河北諸州並受建成處分。得以便宜從事。

同書卷一百九十一武德七年載：

上將幸仁智宮，命建成居守。

在太子建成鎮蒲州以前和以後，都是稱元帥或謂總統諸軍，或令居守，可見高祖對建成信任之重。而在鎮蒲州之時，既沒有書明任何名義，又未書明建成的職權，這顯然是史官爲壓低建成的地位而略去的。事實上決不可能沒有名義沒有職權的。

唐會要卷四載貞觀十七年閏六月(太宗)詔曰：

皇太子地惟儲副，寄深監撫，兼統禁旅，是允舊章。……大將已下，並受處分。

據此詔以證前事，可知向來太子地位之重，職權之大。

突厥是當時唐的強敵，應付突厥是一件很艱鉅的工作。指揮備突厥的軍事，責任決不輕於討伐僅據伊洛之地的王世充，事權應當統一而不應當政出多門，必爲唐高祖所瞭解。而且唐初的軍權，向來全是操在高祖、建成、世民他們父子兄弟的手裏。其次握有部份軍權的是皇室諸王，如淮安王神通、河間王孝恭等。至於非皇族的將領，最著名的如李靖、李勣等，在武德初年，都沒有脫離皇室諸王的指揮的。秦王討勢力微弱的王世充，尙是率諸軍，太子建成鎮蒲州的任務既是備更强的突厥，他的職權必是膺一方之任的。最低限度，并州及并州以北對突厥的前線，勢必是受建成節制的。不然的話，不只和先後的事例相違，而且在事實上建成隻身怎能擔負起「備突厥」的重任！

前面曾經論定史官既掩沒建成克西河之功，又掩沒建成克長安之功。至於書寫建成鎮蒲州以後的軍事，史官怎能改變了掩沒建成之功的一貫態度呢？

有以上的認識，然後纔可以考建成鎮蒲州以後所建的軍功。

新唐書高祖本紀，武德三年七月載：

丙戌(二十五日)梁師都導突厥稽胡寇邊，行軍總管段德操敗之。

通鑑卷一百八十八武德三年七月亦載：

梁師都引突厥稽胡兵入寇，行軍總管段德操擊破之，斬首千餘級。

新唐書記時間，而未記斬首數，通鑑記斬首數而未記時間，合而觀之，可得全貌。

建成於七月十三日屯於蒲州，段德操於七月二十五日擊破了梁師都所引導的突厥稽胡入寇的兵，是段德操的軍功，建立於建成屯蒲州的十二天以後。如按舊唐書所記，建成鎮蒲州之命，早在七月初一日，則段德操早已入建成指揮之下。據通鑑看建成統諸軍討稽胡的時候，段德操又以延州總管破稽胡，段德操當是建成的得力部將。段德操的軍功也就是太子建成的軍功。史官掩沒建成軍功的方法，和克長安時不記雷永吉為建成部下，是前後如出一轍。

通鑑卷一百八十八，武德三年載：

八月癸卯，梁師都石堡留守張舉帥千餘人來降。九月庚午，梁師都將劉旻以華池來降，以為林州總管。

由梁師都的將張舉劉旻的來降，可知段德操擊敗梁師都引導的突厥稽胡入寇所發生的影響，是梁師都的軍心離散。

通鑑武德三年十一月載：

張舉劉旻之降也，梁師都大懼，遣其尚書陸季覽說突厥處羅可汗曰：「……師都請為鄉導。」處羅從之。謀使莫賀咄設入自原州，泥步設與師都入自延州，處羅入自并州，突利可汗與奚霫契丹靺鞨入自幽州，會寶建德之師自滄口西入，會於晉絳……處羅又欲取并州以居楊政道……將出師而卒。

突厥處羅可汗之死，當時傳言為鄭元壽所毒。是否屬實，非本文研究目的。所欲研究的為新繼汗位的頡利可汗為何不繼處羅可汗的遺志而來侵的問題。

舊唐書高祖本紀武德三年載：

十月庚子，懷戎（戎）賊帥高開道，遣使降，授蔚州總管，封北平郡王。

通鑑武德三年十二月載：

突厥倫特勒在并州大為民患，并州總管劉世讓設策擒之。上聞之甚喜。張道源從寶建德在河南密遣人詣長安，請出兵攻洺州以震山東。丙午詔世讓為行軍總管使將兵出土門趣洺州。……

寶建德行臺尚書令恆山胡大恩請降。

據有幽州的羅藝，早於武德三年初來降，高開道胡大恩又相繼來降，在備突厥的防線上，已較前為鞏固了。而突厥在并州的倫特勒又為唐軍所擒。（通突厥的李仲文已被徵入朝。後來伏誅。）新即汗位的頡利可汗，雖然「承父兄之資，兵馬強盛，有憑陵中國之志。」在一時也無機會對中國發動攻勢了。比較太子剛出鎮蒲州時（三年七月），經五個月的時間，唐國所受的威脅，減輕了許多，局勢已大為改變了。

新唐書卷七十九隱太子建成傳說：



帝（高祖）欲其（建成）習事，乃敕非軍國大務，聽裁決之。

可知高祖是很依重建成的。高祖既委建成以備突厥的重任，而建成屯駐的又是防突厥的要地蒲州。前面所提到的幾件大事，直接間接都與備突厥有關。那時秦王世民正在忙於討伐王世充，當然不暇顧及這些事。唐高祖縱然不會事事取決於建成，建成必是大致參與謀議，或是奉命執行的。

舊唐書高祖本紀武德四年正月載：

辛巳，命皇太子總統諸軍討稽胡。

全唐文卷一高祖令太子建成統軍詔說：

稽胡部類，居近北邊，習惡之徒，未悉從化，潛竄山谷，竊懷首鼠，寇抄居民，侵擾亭埃，可令太子建成總統諸軍，以時致討。分命驍勇，方軌齊驅，跨谷彌山，窮其巢穴，元惡大憝，卽就誅夷，驅掠之民，復其本業，行軍節度，期會進止者，委建成處分。

由以上兩條記載，可以說明數事：

一、建成是總統諸軍的。有關行軍節度，期會進止者，委建成處分。

二、建成討稽胡，是採取攻勢，不像五個月前「備突厥」，僅限於防守了。

如果防守成問題，決不能改變爲攻勢。攻勢在「北邊」展開，必是內地防守已不成問題了。不只突厥和王世充溝通的危險消失了，而且突厥對唐北邊的威脅，也一時解除。

舊唐書卷六十四隱太子建成傳說：

（武德）四年，稽胡酋帥劉仝成擁部落數萬人爲邊害，又詔建成率師討之。軍次鄜州，與仝成軍遇，擊大破之。斬首數百級，虜獲千餘人。……仝成……奔梁師都。

通鑑繫劉仝成亡奔梁師都事於武德四年三月，距建成初受命討稽胡的正月，纔費時兩月。

在建成受命討稽胡稍前幾日，唐以胡大恩（竇建德行臺尙書令降唐）爲代州總管，封定襄王賜姓李。原來代州石嶺以北一帶地方，從劉武周之亂以後，寇盜充斥，大恩徙鎮雁門，討擊悉平之。唐高祖敕代州總管府內詔說：

……代州總管定襄王（李）大恩，勤績尤著，安輯邊境……其代州總管府內，石嶺以北，自從武德四年二月二十九日以前，所有愆犯，罪無輕重，悉從原宥，可並令安居復業，勿使驚擾。

可知在武德四年二月，（建成受命討稽胡後一月餘）代州管域內，已入於暫時安定的局面。

通鑑武德四年四月載：



己亥（十二日）突厥頡利可汗寇雁門，李大恩擊走之。

頡利可汗是突厥諸可汗中有名的梟雄，他竟被擊走，可見雁門一帶防務相當鞏固了。在同書同年同月載：

太子還長安。

最低限度，那時突厥在邊境上沒大滋事了。

從鎮蒲州時（三年七月）起，到還長安時（四年四月）止，建成使突厥不能與王世充溝通聯合，擊敗突厥的前驅梁師都並擊潰了突厥的羽翼稽胡，又於武德四年八月丁亥安撫北邊（通鑑），在此期間，屏藩住北邊，掩護着東征軍不受突厥的威脅，使太宗順利的擒王擒寶（武德四年五月），能說建成沒有軍功麼？

#### 四 平劉黑闥的軍功

舊唐書卷六十四隱太子建成傳說：

及劉黑闥重反，王珪魏徵謂建成曰：「……今黑闥率破亡之餘，衆不盈萬，加以糧運限絕，瘡痍未瘳，若大軍一臨，可不戰而擒也。願請討之，且以立功，深自封植，因結山東英俊。」建成從其計，遂請討黑闥，擒之而旋。

如果以上的記載爲真，則劉黑闥重反之亂，是極容易平的。建成擒黑闥，不只沒有軍功，而且有企圖「深自封植」的罪過。但是這記載是否是事實？有沒有可信的價值？當然不能專憑這片面之辭。

舊唐書卷五十五劉黑闥傳說：

（武德五年）六月，黑闥復借兵於突厥來寇山東，七月，至定州，其舊將曹湛，董康買先亡在鮮虞，復聚兵以應黑闥。高祖遣淮陽王道玄，原國公史萬寶討之，戰於下博，王師敗績，道玄死於陣，萬寶輕騎逃還。由是河北諸州盡叛，又降於黑闥。旬日間悉復故城，復都洛州。十一月，高祖遣元吉擊之，遲留不進，又令隱太子建成督兵進討。

這一段記載，簡單的說明了隱太子建成出討劉黑闥的背景。高祖的所以要令隱太子建成「督兵進討」，實在是因在淮陽王道玄戰死，而元吉又「遲留不進」的環境下，不得不如此的安排。（至於高祖爲何不令世民再出征，非本文研究範圍，不贅。）前面所引的兩段記載，雖然同出於舊唐書，但因前段出於建成傳，史官不無張建成惡之嫌，後段出於劉黑闥傳，側重在黑闥和唐軍戰爭的關係，重心不在建成，對建成無褒貶的必要。所以後段遠較前段爲可信。

舊唐書劉黑闥傳說：

唐隱太子建成軍功考

建德署爲將軍，封漢東郡公，令將奇兵，東西掩襲。黑闥既遍遊諸賊，善觀時變，素驍勇多姦詐。建德有所經略，必令專知斥候。常間入敵中，覘視虛實，或出其不意，乘機奮擊，多所剋獲，軍中號爲神勇。

同傳又說：

其設法行政皆師建德，而攻戰勇略過之。

同傳又載范願的話說：

漢東公劉黑闥果敢多奇略，寬仁容衆，恩結於士卒。

劉黑闥能力之強，由此可知。至於建成受命之時的局勢，通鑑卷一百九十武德五年十一月載：

劉黑闥擁兵而南，自相州以北，州縣皆附之，唯魏州總管田留安勒兵拒守。黑闥攻之不下，引兵南拔元城，復還攻之。

十二月又載：

戊午，劉黑闥陷恆州，殺刺史王公政。……是時，山東豪傑多殺長吏，以應黑闥，上下相猜，人益離願。

當時黑闥軍勢之盛，局勢的嚴重可知。

新唐書卷七十九隱太子建成傳說：

黑闥敗洺水（指武德五年三月秦王世民破黑闥於洺水，黑闥奔突厥事），建成問（魏）徵曰：「山東其定乎？」對曰：「黑闥雖敗，殺傷太甚，其魁黨皆縣（懸）名處死，妻子係虜，欲降無繇（由），雖有赦令，獲者必戮，不大蕩宥，恐殘賊嘯結，民未可安。」既而黑闥復振，廬江王瑗棄洺州，山東亂。命齊王元吉討之。有詔降者赦罪，衆不信。建成至，獲俘皆撫遣之。百姓欣悅。賊懼夜奔，兵追戰，黑闥衆猶盛，乃縱囚使相告曰：「櫛而甲還鄉里，若妻子獲者既已釋矣。」衆乃散，或縛其渠長降。

通鑑卷一百九十武德五年十二月載：

劉黑闥攻魏州不下，太子建成、齊王元吉大軍至昌樂，黑闥引兵拒之，再陣皆不戰而罷。魏徵言於太子曰：「……今宜解其囚俘，慰諭遣之，則可坐視其離散矣。」太子從之。黑闥食盡，衆多亡，或縛其渠帥以降。黑闥恐城中兵出與大軍表裏擊之，遂夜遁。

如果以上兩項記載不虛，則黑闥自魏州夜遁，是太子採納魏徵慰撫策略所發生的效果。關係建成討平劉黑闥的戰爭全局至大。

關於以上所引建成採用魏徵所建議的慰撫政策，舊唐書高祖本紀，建成傳，劉黑闥傳，均無一字提及。可以推知高祖實

錄裏本來就沒有這段記載。當然不免掩沒建成軍功之嫌。但這段記載的可靠性亦不可不究。

清趙翼二十二史劄記新唐書條有云：

論者謂新書事增於前文省於舊，此固歐（陽修）宋（祁）二公之老於文學，然難易有不同者。舊書當五代亂離，載籍無稽之際，掇拾補輯，其事較難。至宋時文治大興，殘編故冊，次第出現。觀新唐書藝文志所載，唐代史事無慮數千百種，皆五代修（舊）唐書時所未嘗見者，據以參考，自得精詳。

這是趙翼對新唐書精詳於舊唐書理由的解釋。這解釋確是極對的。從舊新兩唐書仔細比較，推知新唐書建成傳裏所載魏徵勸建成之事，必定是出於宋初次第出現的殘編故冊之中，歐、宋據以補入的。司馬光資治通鑑又是採歐著新唐書的。曾公亮進新唐書表譽新唐書「補緝闕亡，黜正僞謬。」魏徵建議建成採安撫之策，正是「補緝闕亡」之一例。

舊唐書卷七十一魏徵傳說：

與裴矩西入關，隱太子聞其名，引直洗馬，甚禮之。及（建成）敗，太宗使召之……引爲詹事主簿，及踐祚，擢拜諫議大夫，封鉅鹿縣男。使安輯河北，許以便宜從事。徵至磁州遇前宮千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錮送詣京師。徵謂副使李桐客曰：「吾等受命之日，前宮齊府左右皆令赦原不問，今復送思行，此外誰不自疑。徒遣使往，彼必不信。此乃差之毫釐，失之千里。且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寧可慮身，不可廢國家大計。今若釋遣思行，不問其罪，則信義所感，無遠不臻。古者大夫出疆，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況今日之行，許以便宜從事。主上既以國士見待，安可不以國士報之乎？」即釋思行等，仍以啓聞。

觀上項記載，知魏徵的「安撫」高見，是無獨有偶的，兩事相比，前後如一。魏徵後來能負責處理李思行案以報太宗，以前亦必能建議於禮遇他的太子建成。建成爲國爲私，也必能採納。如此，建成的採用安撫策略以及所收的效果，必是可信的事實。不過這事實却爲作實錄的許敬宗有意的略去罷了。

通鑑卷一百九十武德五年十二月載：

（黑闥）夜遁，至館陶。永濟橋未成不得度。壬申（二十五）太子齊王以大軍至。黑闥使王小胡背水而陳。自視作橋。成，即過橋西。衆遂大潰，捨杖來降。大軍度橋追黑闥。度者纔千騎，橋壞。由是黑闥得與數百騎亡去。

同書同卷武德六年春正月載：

己卯（初三），劉黑闥所署饒州刺史諸葛德威執黑闥舉城降。時太子遣騎將劉弘基追黑闥。黑闥爲官軍所迫，奔走不得休息。至饒陽，從者纔百餘人，餒甚。德威出迎。延黑闥入城，黑闥不可。德威涕泣固請，黑闥乃從之。至城旁市中憩止。德威饋之食。食未畢，德威勒兵執之。送詣太子。并其弟十善斬於洛州。

(118)

黑闥從魏州夜奔以後的事蹟，於此可以明見了。計黑闥自魏州夜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夜），到至饒陽爲諸葛德威所執（六年正月初三），其間只有七天之久。

劉黑闥戰鬥能力之強，和他復叛以後局勢的嚴重，前已述及。太子建成平劉黑闥之戰，就是如上的簡單嗎？魏徵的安慰策略，能是一經宣布，馬上收效的嗎？勢必要再進一步研討。

考高祖詔令太子討劉黑闥的時間，是在武德五年十一月甲申（初七日）（新舊紀通鑑均同）。太子敗黑闥於魏州，新紀繫於十二月壬申（二十五日）。又敗之於毛州（卽館陶）事，新書繫於甲戌（二十七日）。德威執黑闥以降，新書繫於六年正月己卯（初三）。後段確是極爲順利的。但是前段從奉命出討到敗黑闥於魏州，中間足有四十八天之久，諸書都沒有建成戰功的顯明記載，難道這些天都沒有接觸嗎？建成坐待安撫策略收效嗎？

考秦王世民討王世充，討劉黑闥，從奉詔到發動攻勢，多係二十餘日。太子建成的備突厥，從奉詔到屯蒲州，只費十三日，從屯蒲州到段德操擊敗突厥，只費十二日。（依通鑑記載計算）建成此次奉命討黑闥，局勢非常緊急。他最多準備二十多天，甚至三十多天，無論如何，決不可能遲遲不發動攻勢，達到四十八天之久。

前面已經引述：「相州以北州縣皆附之。」「山東豪傑多殺長吏以應黑闥。」的話，可知魏州只是黑闥本人和主力的所在，其他附屬於黑闥的郡縣還多。而且洺州是黑闥建都之地，何能不設兵駐守。魏州並不暴露於黑闥佔領區的最前線，洺州比魏州還接近於唐軍的領域。太子建成無論採取任何路線，在攻到魏州之前，不會不和劉黑闥的軍隊接觸的。況且如果沒有戰事，那裏獲得戰俘？那裏會「解其囚俘，慰諭遣之」呢？原先元吉進討之時，有詔降者赦罪，衆不信。建成進軍時，但宣布「有詔降者赦罪」的空話，衆人就會馬上相信嗎？必定有赦罪的事實纔可。無論赦其降者，或解其囚俘，一定是發生在大或小的戰事之後的事。根據上述諸理由可以肯定：建成在魏州破黑闥之時，必定早已有若干次或大或小的勝利的。

舊唐書劉黑闥傳說：

隱太子建成督兵進討，頻戰大捷，六年二月（五年十二月之誤），又大破之于館陶。

舊唐書係抄襲實錄，雖盡量掩沒建成的軍功，但是在太破之于館陶之前，於不知不覺間已露出「頻戰大捷」了。

新唐書卷八十八錢九隴傳說：

佐皇太子建成討劉黑闥，魏州力戰破賊，以功最，封郇國公。以本官爲苑游將軍。

錢九隴力戰破賊，封郇國公，其他封爵較低的人數，必定更多。可見魏州之戰，仍是相當用力的。戰況亦必相當激烈。

舊唐書卷六十一竇琮傳說：

以本官檢校晉州總管，尋從隱太子討平劉黑闥，以功封譙國公，賞黃金五十斤。

寶琮的建軍功未說明由於魏州之捷。很可能建於魏州以外的其他地區。而其封賞，亦不亞於從太宗平東都的諸將。如果沒有顯著的戰功，何至於如此封賞？

通鑑卷一百九十武德五年十二月載：

癸亥（十六日）幽州大總管李（羅）藝復廉定二州。

舊唐書羅藝傳說：

明年（指武德五年）黑闥引突厥俱入寇。藝復將兵與隱太子建成會於洺州，因請入朝。高祖遇之甚厚。俄拜左翊衛將軍。藝自以功高位重無所降下。

如果羅藝只是與建成會於洺州，而高祖拜之為左翊衛將軍，已很够了，他何至於還自以功高位重有不滿意的感覺？想不是但來洺州相會，而是在洺州會師的。根據羅藝於十二月十六日復廉定二州，可推知他們會師於洺州的時間，當在此後的不久。洺州是黑闥建都之地，羅藝與建成會師於此，想必有一場戰爭的。前曾論及在破黑闥於館陶之前，已「頻戰大捷」，洺州之捷，當是不能少的諸大捷之一。只是史官為掩沒建成的軍功而略去罷了。

在黑闥從魏州夜遁之前，太子建成的軍隊，早已有了許多次大捷；不只建成平黑闥全部戰爭的前面一大段時間（四十八天）有了安排，而且由於洺州等地的大捷，魏徵的安撫政策，纔可以由衆人不信而漸信，由小有效而大見功效，不至於有「突然大效」的怪現象了。

實錄和舊唐書掩沒建成的軍功，是前後一貫的。新唐書和通鑑補緝闕遺，將魏徵勸建成採安撫政策的史實補入，使人大有「黃河之水天上來」之感。加上由錢九隴、寶琮、羅藝等傳以及舊紀所透露出的「頻戰大捷」，補入洺州及其他各地（如相州等）的大捷，纔可以看出建成平黑闥軍功的全部暗影來。

## 五 捍衛北疆的軍功

這裏所說的捍衛北疆，實際上還是防禦突厥，只是時間是指的武德末年。

太子建成的軍功，是史官有計劃掩沒的。前面已獲結論。如果直接考建成捍衛北疆的軍功，恐怕極難獲得正面記載的。這裏只好用間接方法去推求。

唐高祖建國之初，突厥仗恃強盛異常蠻橫。高祖因中原未定，每優容之。後來唐逐漸吞併羣雄具有統一的規模，對突厥的態度，也隨之轉變。通鑑卷一百九十一武德八年四月記曰：

(120)

初，上以天下大定，罷十二軍。既而突厥爲寇不已，辛亥，復置十二軍。以太常卿竇誕等爲將軍。簡練士馬，議大舉伐突厥。

同年又記曰：

先是，上與突厥書用敵國禮。秋七月甲辰，上謂侍臣曰：「突厥貪婪無厭，朕將征之。自今勿復爲書，皆用詔敕。」

唐高祖對突厥的態度，轉趨強硬，由此可知。

至於武德八年四月的前後，突厥來寇的事蹟，新舊唐書記載都極簡略，惟通鑑記載略詳，茲摘錄如下：

武德七年三月丁酉，突厥寇原州。

五月辛未，突厥寇朔州。

六月突厥寇代州之武州城，州兵擊破之。

七月己巳，苑君璋以突厥寇朔州，總管秦武通擊却之。

戊寅，突厥寇原州，遣寧州刺史鹿大師救之……

庚辰，突厥寇隴州，遣護軍尉遲敬德擊之。

癸未，突厥寇陰盤。

己丑，突厥吐利設與苑君璋寇并州。

苑君璋引突厥寇朔州。

八月戊辰，突厥寇原州。

壬申，突厥寇忻州，丙子，寇并州，京師戒嚴。

戊寅，寇綏州。刺史劉大俱擊却之。

庚寅，岐州刺史柴紹破突厥於壯陽谷。

九月癸卯，突厥寇綏州，都督劉大俱擊破之。獲特勒三人。

十月己巳，突厥寇甘州。

八年六月丙子，遣燕郡王李（羅）藝屯華亭縣及彈箏峽……以備突厥。丙戌，額利可汗寇靈州。

己酉，突厥額利可汗寇相州。

丙辰，代州都督蘭暮與突厥戰於新城。

八月壬戌，突厥踰石嶺，寇并州。癸亥，寇靈州。

丁卯，寇潞沁韓三州。

詔安州大都督李靖出潞州道，行軍總管任瓌屯太行以禦突厥，頡利可汗將兵十餘萬大掠朔州。

壬申，并州道行軍總管張瑾與突厥戰於太谷，全軍皆沒。

庚辰，突厥寇靈武。甲申，靈州都督任城王道宗擊破之。丙戌，突厥寇綏州，丁亥，頡利可汗遣使請和而退。

九月癸巳，突厥沒賀咄陷并州一縣。丙申，代州都督蘭泰擊破之。

丙午，右領軍將王君廓破突厥於幽州，俘斬二千餘人。突厥寇蘭州。

戊寅，突厥寇鄯州，遣霍公柴紹救之。

戊戌，突厥寇彭州。

九年二月丁亥，突厥寇原州，遣折威將軍楊毛擊之。

辛亥，突厥寇靈州。

癸丑，南海公歐陽胤奉使在突厥，帥其徒五十人謀掩襲可汗牙帳，事泄，突厥囚之。

丁巳，突厥寇涼州，都督長樂王幼良擊走之。

四月丁卯，突厥寇朔州。庚午寇原州，癸酉寇涇州。

戊寅，安州大都督李靖與突厥頡利可汗戰於靈州之硤石，自旦至申，突厥乃退。

癸未，突厥寇西會州。

五月戊戌，突厥寇秦州。

丙午，突厥寇蘭州。

以上突厥所寇的原州、朔州、代州、忻州、幽州、綏州、隴州、甘州、靈州、涇州、蘭州、鄯州、彭州、涼州、大體都在邊疆。既沒有繼續侵入內地的記載，當是不久即退去了。比較深入內地的是寇并州，更深入的是寇相州、和潞、沁、韓三州。據舊唐書地理志，潞州在京師東北一千一百里，沁州在京師東北一千二十五里，相州在京師東北一千四百二十里。如此，可以作一簡單結論說：突厥的侵唐，自武德七年到九年的上半年，都很不得手。

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門事變發生了。太子建成齊王元吉被殺。高祖立秦王世民爲太子。世民於是年八月九日登上帝座。這是唐室內部的鉅大變化。正因此內部的變化，影響到唐帝國對突厥的關係，也發生鉅大的變化。

舊唐書太宗本紀載：



(122)

(武德九年八月)甲戌(十九日)，突厥頡利寇涇州。乙亥(二十日)突厥進寇武功，京師戒嚴。……己卯(二十四日)，突厥寇高陵。辛巳(二十六日)，行軍總管尉遲敬德與突厥戰於涇陽大破之，斬首千餘級。癸未(二十八日)，突厥頡利至于渭水便橋之北。

這裏最值得注意的有三點：

第一：涇州在京師長安西北四百九十三里，武功離京師一百五十里。於一日之間，突厥南侵竟達三百里以上，幾乎如入無人之境。鎮涇州的羅藝，如果稍加抵抗，突厥的入侵決不能如此之速。這種情形是過去絕沒有的。實可驚人。

第二：二十六日尉遲敬德如果真的大敗突厥，則二十八日突厥頡利可汗決不能到達渭水便橋之北。可知敬德縱有小勝，必有大敗。最低限度必被突厥擊破一個缺口。不然，突厥決不能飛越唐軍陣地而南進到渭水便橋之北。

第三：尉遲敬德是玄武門事變中太宗的第一功臣，當時的官職是涇州道行軍總管，涇陽是京師長安北面的重要門戶，敬德所率領的必是唐太宗的最精銳軍隊。敬德在涇陽不能堵禦住突厥的軍隊，而讓他們侵到渭水便橋之北，必定是太宗在力盡智竭之後，不得已的結果。

至於以後突厥的退去，隋唐嘉話說：

衛公(李靖)……以白衣從趙郡王南征，靖巴漢、擒蕭銑、蕩平揚越，師不留行，皆武之。於武德末年，突厥至渭水橋，控弦四十萬。太宗初親庶政，驛召衛公問策。時發諸州軍未到，長安居人勝兵不過數萬。胡人精騎騰突挑戰，日數十合。帝怒欲擊之。靖請傾府庫賂以求和，潛軍邀其歸路。帝從其言，胡兵遂退。

隋唐嘉話爲劉餗所著。他是天寶初年集賢院學士兼知史官。他的父親子玄是有名的史學家，他的哥哥昶也是史官。他們父子兄弟前後任史官三十多年，對唐初史事記載的真實性，遠超過高祖太宗實錄。因此，他的記載是可信的。他既記胡兵退的原因是「靖請傾府庫賂以求和……帝從其言。」則突厥之退，確是因爲已經得到太宗的重賂。

數年以來，頡利可汗所率的突厥軍，雖然頻來寇掠，但是經唐軍的嚴密防禦，終不能爲大患。及玄武門事變之後，頡利可汗便大舉深入，直抵渭水北岸便橋，迫得太宗除「傾府庫賂(突厥)以求和」外，別無法可想。其中原因，是特別值得提出檢討的。

通鑑卷一百九十二武德九年八月載，突厥入侵時太宗的話說：

突厥所以敢傾國而來，直抵郊甸者，以我國內有難，朕新卽位，謂我不能抗禦故也。

太宗的話，似乎是對，但仍不能道出真正原因來。高麗的泉蓋蘇文弑其國王建武而立其姪藏爲傀儡，唐太宗親率大軍十萬征伐高麗，猶不能克。聰明神武的唐太宗爲什麼不能抵禦得住入寇的突厥呢？其中必另有真因。

舊唐書高祖本紀載：

一、武德三年秋七月壬戌，命秦王率諸軍討王世充，遣皇太子鎮蒲州以備突厥。

二、四年正月辛巳，命皇太子總統諸軍討稽胡。

三、五年八月丙辰，突厥頡利寇雁門，己未，進寇朔州，遣皇太子及秦王討擊，大敗之。

四、六年秋七月，突厥頡利寇朔州，遣皇太子及秦王屯并州以備之（新紀謂皇太子屯於北邊，秦王世民屯於并州）。

九月丙子，突厥退，皇太子班師。

五、八年六月，突厥寇定州。命皇太子往幽州，秦王往并州，以備突厥。……九月突厥退。

根據以上記載，知道太子建成和秦王世民常常在防禦北邊的突厥。而建成在北邊的時間，較世民爲長。所駐防地，似更在前線。

通鑑卷一百九十一，武德九年載：

會突厥郁射設將數萬屯河南入塞圍烏城，建成薦元吉代世民督軍北征，上從之。

由於武德末年，建成與世民兄弟不睦，建成薦元吉代世民事，當屬可信。元吉既代世民，而又與建成合作，實際上在北邊防禦突厥的責任，幾乎等於全由建成來擔當。

新唐書卷九十二羅藝傳說：

黑闥引突厥入寇，藝復以兵與皇太子建成會洛州，遂請入朝。帝（指唐高祖）厚禮之，拜左翊衛大將軍。藝負其功，且貴重不少屈。秦王左右嘗至其營，藝笞辱之。高祖怒以屬吏，久乃釋。時突厥放橫，藉藝盛名欲憚虜，詔以本官領天節軍將鎮涇州。太宗即位，進開府儀同三司，藝內懼乃圖反。

由以上記載，知道和太子接近，與秦王不合的羅藝，於突厥放橫之時，有憚虜的威名。在太宗即位的前後，他都是鎮涇州的。

舊唐書卷六十廬江王瑗傳說：

（武德）九年，累遷幽州大都督……時隱太子建成將有異圖，外結於瑗。

新唐書卷七十八廬江郡王瑗傳說：

太子死，太宗令通事舍人崔敦禮召瑗。（王）君廓……即謂瑗曰：「專變（指玄武門事變）未可知，大王國懿親，受命守邊，擁兵十萬而從一使者召乎？」

根據以上記載，可知幽州大都督李瑗，擁兵有十萬之衆，也是建成的黨羽。

新唐書卷九十七魏徵傳說：

（太宗）即位，拜諫議大夫，封鉅鹿縣男。當是時，河北州縣素事隱（太子）巢（刺王）者不自安，往往曹伏思亂。徵白太宗曰：「不示至公，禍不可解。」帝曰：「爾行安喻河北。」道遇太子千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傳送京師。徵與其副謀曰：「屬有詔（東）宮（齊王）府舊人普原之。今復執送志安等，誰不自疑者。吾屬雖往，人不信。」即貸而後聞。

可知太宗於玄武門事變以後，雖有赦令，但仍在不斷的逮捕建成元吉的餘黨。而逮捕最多使太宗和魏徵都感到需要安諭的地區，是河北州縣。更由此可以推知河北一帶是建成元吉舊部最多的地區，也就是他們的軍隊素來駐防的區域。

太宗即位的前後，鎮守幽州的廬江王瑗反了，鎮守涇州的羅藝也反了。可知他們在建成死後的不自安。由李志安李思行的被逮，可知在河北一帶駐防的建成元吉舊部也都不自安。另外無名的羅藝和李瑗不知還有多少，他們都在不自安。這當然影響到戰鬥意志的低落。突厥在大舉入寇之前，必然要探聽唐國內部的情形。頡利可汗的敢大舉深入者，必基於此。頡利入寇的起點選中羅藝所守的涇州，理由亦在此。突厥軍能一日南下三百里，以及太宗發諸州軍不能及時趕到長安的理由也都在此。簡單的說：太宗皇帝的不能抗禦突厥，就是因為建成死後，駐防北邊的建成舊部因情緒關係，無形中放棄了捍衛邊疆的責任。

建成在負防禦突厥之責時，突厥終不能侵入內地，建成死後兩月餘，突厥竟能直薄渭水，兵臨長安城下，迫的太宗不得不訂城下之盟。前後史事相比，建成在武德末年捍衛北疆的軍功，不是很顯明的嗎？

房屋因有棟樑而安時，棟樑的功用並不明顯，及折去棟樑而房屋倒塌後，棟樑的功用始顯著的證明。唐隱太子建成捍衛北疆的軍功，就如房屋之有棟樑一樣。玄武門事變以前和以後的歷史事實，便是最好的證明。

## 六 結 論

唐高祖即位後，立建成為太子而立世民為秦王。世民在部屬慫恿下設法奪嫡。及武德九年六月四日，世民發動玄武門事變，殺了建成和元吉。高祖遂立世民為太子。及太宗即位以後，必需要說出自己得即帝位的合理合法的根據來。於是造自己的功，造建成的過等一套工作，是勢必要作的。在這個大的原則下，自然不能不去掩沒建成的軍功。

許敬宗奉太宗命作高祖太宗實錄，掩沒建成的軍功一項工作，就在所修實錄裏完成。掩沒建成軍功的方法有下列之多：

（一）對建成立的軍功，除去建成之名。如平西河之役。

(二) 對建成部下將領立軍功的，不書明屬於建成部下。如克長安之役，將雷永吉改名雷紹，而且不書明屬於建成部下戰役是。

(三) 對建成的職權或官銜從略，使受建成指揮的軍隊所建之功不屬於建成。如書「太子屯蒲州以備突厥」，及以後各戰役是。

(四) 對建成部屬的戰功，特別從略。如太子建成平劉黑闥時，他的部將錢九隴、竇琮等的軍功，毫不加描述。若與秦王世民平王世充，竇建德時對秦王及其部屬軍功的描述相比，尚不及數十或百分之一。

(五) 對建成的軍功或戰勝，往往改爲戰敗或罪過。如霍縣之役。(對閱創業注及新舊書太宗本紀即可明瞭。不贅)由於許敬宗作僞很巧也很多，或者真僞相配合，或者僞與僞相輔而行，所以很難撥雲翳而見青天。不過，僞終屬僞，作僞總有暴露痕跡的地方。建成的軍功，有的可以由大環境裏襯托出來，有的可以由微細處透露出來。細心求證，尚可求出其梗概如下：

(一) 高祖起義後，因西河當着入關的行道，建成和世民奉命攻下西河打通入關之路。

(二) 攻長安時，建成部將雷永吉首先登城，遂克長安。奠定後來高祖稱帝建國的基礎。

(三) 義寧二年(即武德元年)，「授撫軍大將軍將兵十萬徇洛陽。及還，恭帝授尚書令。」(舊書建成傳)

武德二年「司竹羣盜祝山海有衆一千，自稱護鄉公。詔建成率將軍桑顯和追擊山海，平之。時涼州人安興貴殺李軌以衆來降。令建成往原州接應之。」(同上)

(四) 武德三年七月，令太宗東討王世充時，突厥與王世充溝通。處羅可汗爲要阻止唐的統一，既立隋的後裔楊政道於定襄，稱隋王。又培植李仲文於并州，準備着洛陽兵交後，即直搗長安。正在這種危機之時，建成奉命鎮蒲州備突厥。建成部將段德操於七月二十五日擊敗梁師都和突厥、稽胡的聯軍。八月，梁師都部將張舉劉旻先後來降。梁師都大懼，勸說突厥處羅可汗，準備着於十一月大舉入寇，並想着把楊政道從定襄移到并州。處羅未出師而死。

頡利可汗本有憑陵中國之志，但是那年十月，據有蘄州的高開道，由羅藝(據幽州)的關係降唐，幽薊一帶邊疆轉趨鞏固。十二月突厥留并州的倫特勒，也被新任并州總管劉世讓擒獲。(溝通突厥的李仲文已被擒獲，後來處死。)同月，竇建德的行臺尚書令胡大恩也來降唐。唐把他調到雁門，改名李大恩。他在那裏把劉武周入侵以來的紊亂秩序全恢復了。

到了武德四年正月，建成奉命進討寇掠北疆的稽胡，大破之於鄜州。經兩個月的續剿，三月，稽胡酋劉金成被擊潰，逃到梁師都那裏去了。

四月，突厥頡利可汗寇雁門，李大恩把他擊退。是月太子建成還長安。(那時秦王世民尚未擒竇建德)總計他在北疆九

個月（自武德三年七月到四年四月），他粉碎突厥入侵的計劃，擊敗了梁師都，擊潰了稽胡，掩護着太宗，得以擒王擒竇。及四年八月，太子建成又去安撫北邊去了。

（五）武德五年六月，劉黑闥借突厥兵寇山東，聲勢浩大。因為過去第一次太宗擊敗黑闥後，唐軍殺傷太甚，致各地響應劉黑闥，唐軍數敗，元吉遲遲不敢前進，局面幾至不可收拾。十一月初七日，太子建成又奉命討黑闥。當時秦王所轄的陝東道大行臺和淮安王神通所管的山東道行臺，以及河南河北諸州，都受建成節制。高祖並令他便宜行事。當時他的洗馬魏徵勸他改變向來的殺伐，而採用安撫的策略。不過黑闥的部屬，起初拘於過去而不相信。建成的部將如錢九隴、竇琮等都打過幾次硬仗，連得幾次大捷。素和建成接近的羅藝，也由幽州南下夾擊。他於十二月十六日克復廉定二州，不久以後，和建成在洛州會師。建成對每次戰勝所獲的俘虜，都施以一番安慰，遣送回鄉里。他們彼此傳述，確切認識建成的軍隊不像以前一樣。不只他們抵抗力逐漸減低，甚至有的就縛其渠長來降。魏徵的安撫策略就大顯功效了。

原來攻魏州的劉黑闥，因人心的離散便開始大敗，局面也隨着急轉直下。十二月二十五夜，黑闥從魏州逃奔。二十七日，復被建成軍追到館陶擊敗，黑闥狼狽而逃。建成復用騎兵直追，至武德六年正月初三日，黑闥逃到饒陽，爲他任命的饒州刺史諸葛德威所擒獲，送交太子建成。建成把他帶回洛州斬首。一場大亂，歷時前後共五十六天，完全平定。和前次黑闥之亂，秦二世民用一百零一天的時間（武德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五年三月二十六日）把黑闥擊潰，比較起來，建成所費的時間還短四十五天。

（六）頡利可汗是一個梟雄，對唐作不斷的寇掠。唐帝國也隨時加以防禦。在平劉黑闥以後，起初防禦突厥多由太子建成和秦王世民兩個擔任。因為秦王有意奪嫡，建成世民兄弟不和，至晚在武德九年起（可能還早）建成薦元吉代替世民，於是在北邊防禦突厥的責任，就爲建成和元吉所共任。

在武德七年到九年的三年裏，在北邊防禦突厥的軍事記載極爲簡單。建成縱有軍功，已被史官所掩沒，也無法可考。唯據突厥入侵的地方看，多在邊疆少達內地，只有武德八年八月一度侵入內地潞、沁、韓三州，但是離京師還有一千里以上。大體說來，突厥都受唐軍的牽制而不能得手。這樣軍功，前段是建成世民所共有的。

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門事變發生，建成元吉被殺了。那時駐守北邊的軍人屬於建成元吉的，可以確切知道的，有「素有威名，爲北夷所憚。」（舊傳）的羅藝，鎮守涇州。有「受命守邊，擁兵十萬」（新傳）的廬江王瑗，鎮守幽州。更有駐守河北一帶的太子千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等。另外還有很多無可考的。人數必不在少數。因為太宗雖有赦令，仍在捕捉的關係，他們都在「不自安」。

在這種情形之下，突厥的頡利可汗大舉入侵，從涇陽入塞，如入無人之境，一日竟南下三百餘里。東路的一支，在涇陽

擊敗太宗的第一員大將尉遲敬德，竟直逼渭水北岸的便橋。迫得太宗「傾府庫以賄突厥。」突厥纔退。

在史官掩沒建成軍功的前提下，正面考察建成的軍功是極不容易的。根據建成在時的突厥不得深入，建成死後，他的守邊舊將都在不自安之時，頡利便能直逼渭水北岸的事實。再根據建成在時，高祖對突厥用詔令，並將親征突厥，建成死後不久，太宗便不得不傾府庫以賄突厥的事實。兩相比較，建成捍衛北邊的軍功。便可想見。

建成的軍功既明，不僅本文引言裏所引王珪、魏徵、蕭瑀、陳叔達所說的話，證明完全不符合於事實，而且和初唐的其他史實，纔可以互相調和而不再矛盾。唐高祖的不更易太子，玄武門事變之釀成，纔有了真正的根據。